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倒宰相冯道 / 天马行空著

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3.10

ISBN 978-7-5166-0692-6

I. ①不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冯道 (882~954) — 传记 IV. ①K827=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9737 号

不倒宰相冯道

作 者：天马行空

出 版 人：张百新

选题策划：黎 靖 高堰阳

责任编辑：张 谦

装帧设计：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aa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北京顺博制版文化公司

印 刷：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：20

字 数：330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12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0692-6

定 价：3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：010-84311778

## 主要人物关系表

冯道：本文主人公，历五朝不倒，先后侍八姓十帝，担任宰相、三公等职务三十年之久，终身享受“国家领导人”待遇。

第一任老板刘守光：乱世割据一方的军阀，因父杀兄、残暴不仁，自称皇帝，建立伪燕（不为正史所承认，不在五朝十帝之列）。冯道因反对其穷兵黩武，几乎被他处死。燕灭之后，刘守光被李存勖所杀。

同事挚友龙敏：冯道好友兼粉丝，行事方式和冯道相似，跟随冯道一起换老板，先后辅佐四朝八帝。

同事挚友韩延徽：冯道好友，为救冯道出使契丹，后在契丹任职。

亦师亦友孙鹤：刘守光首席谋士，足智多谋，有正义感，被刘守光残杀，是影响冯道一生的人物。

同事李小喜：乱世混混，刘守光的亲信，跟冯道既是同事又是敌人，燕灭后被李存勖所杀，其行事方式对冯道有所影响。

第二任老板李存勖：建立后唐，被李嗣源所杀，庙号庄宗。

同事王缄：冯道的直接竞争对手，死于乱兵中。

同事张承业：宦官，李存勖义兄，为人忠心正直。冯道通过努力，获得他的信任和关照。

同事郭崇韬：李存勖最得力干将，信任冯道，为李存勖所杀。

同事李嗣源：李存勖义兄，为李存勖屡立奇功，后被李存勖猜忌，得冯道指点得以幸存，后杀李存勖自立。

第三任老板李嗣源：庙号唐明宗，对冯道较为信任。

同事李从珂：李嗣源义子，曾被包括冯道在内的大臣迫害，后杀李嗣源亲子李从厚自立，为唐末帝。

同事石敬瑭：李嗣源女婿，受冯道指点，在后唐立储斗争中得以保全，后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求助，杀李从珂自立。

同事赵延寿：李嗣源女婿，后和石敬瑭争当契丹的儿皇帝失败，在辽国（契丹）任职。

同事安重诲：李嗣源时期权臣，曾胁迫冯道迫害李从珂，后因飞扬跋扈被杀。

同事孟汉琼：李嗣源时期权臣，引诱李嗣源杀害次子李从荣，立三子李从厚，被李从珂所杀。

第四任老板李从厚：唐明宗李嗣源三子，被权臣孟汉琼操纵朝政，因削藩失败，被李从珂所杀（不在五代十帝之列）。

第五任老板李从珂：唐明宗李嗣源的义子，由于李嗣源之子李从厚削藩而造反，杀李从厚自立，为唐末帝，后被石敬瑭和契丹联兵击败，自杀（不在五代十帝之列）。

第七任老板石敬瑭：臭名昭著的儿皇帝，庙号晋高祖，因早年得到冯道的指点受益匪浅，对冯道信任有加。

同事刘知远：石敬瑭心腹大将，后驱赶入主中原的辽军，建立后汉。

同事景延广：石敬瑭亲信，和冯道同谋，舍弃石敬瑭儿子，改立侄子石重贵，大权在手之后架空冯道。

同事杜重威：石敬瑭妹夫，因冯道推荐得以出任要职，和辽国交战兵败后投降辽国，引狼入室，犯下滔天罪行，后汉建立后被杀。

第八任老板石重贵：后晋皇帝，石敬瑭养子，对冯道极其不感冒。石重贵是一位能力一般，但很有骨气的皇帝，他敢于同契丹开战，可惜身边却无可用人。他在位时间只有 4 年，国破后病死，终年 51 岁。

第九任老板耶律德光：辽国开国皇帝，他是耶律阿保机的次子。二十岁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助晋高祖石敬瑭建立后晋，两国交恶后灭后晋，俘虏晋出帝石重贵。

第十任老板刘知远：即后汉高祖，五代十国时期后汉开国皇帝。驱逐辽兵，建立后汉。

第十一任老板刘承佑：后汉的最后一位皇帝，高祖刘知远和李皇后之子。擅杀大臣，逼反大将郭威，导致身死国灭。

第十二任老板郭威：建立后周。郭威在五代十国时期，是一个清廉勤政的好皇帝。去世后，因亲生儿子全都被刘承祐杀害，由妻侄柴荣继位。

第十三任老板柴荣：五代时期后周皇帝，在位 6 年。郭威义子，继承郭威帝位。

# 目录

主要人物关系表.....	1
一、“打工时代”的到来.....	1
二、从小兵做起.....	7
三、忽悠了一官半职.....	20
四、生存之道.....	28
五、纵横捭阖.....	59
六、第一次跳槽.....	78
七、面试成功的秘籍.....	84
八、竞争上岗.....	92
九、做机要秘书的那些事儿.....	118
十、播种春天的种子.....	136
十一、发力连升三级.....	152
十二、一边整人一边被人整.....	163
十三、天作棋盘地作子.....	179
十四、官场浮沉.....	193
十五、与狼共舞.....	207
十六、虎狼丛中也立身.....	237
十七、稳坐钓鱼台.....	245
十八、盖棺未定论.....	264
附一：冯道文作选录.....	271
附二：冯道诗作选录.....	274
附三：四位国学和史学大师对冯道的评论.....	275

## 一、“打工时代”的到来

大唐末年，国家积弱，社稷动荡，江山摇摇欲坠。当时成功的商人、失败的知识分子黄巢在参加科举考试屡考不中后，在大唐帝国的礼部外墙题了反诗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之后，愤而造反。

黄巢带领兵马和政府军艰苦作战，采取“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逃，逃不了就忽悠”的策略，好几次走到山穷水尽，但又得以起死回生，最后攻入长安。大唐皇帝带着禁军、心腹大臣狼狈逃往西川，黄巢建立大齐国政权，原政府的官员，三品以下的留用，其他一律罢免，腾出空位来酬劳那些跟随他打江山多年的老八营兄弟。

黄巢读书不少，做官的经验却不多。他思维很简单，最难的是打天下，最容易的是坐天下。打下江山还怕没人坐？杀了猪还怕没人吃肉？但是，很快，他就尝到自己拍脑袋决定的苦果了。有一些高层干部，如司马、司徒、司空等，都是虚衔，没人担任也不要紧。但是兵部、吏部、礼部、工部、户部、刑部，个个都是干活的部门，没有人员到位怎么行？兵部倒好说，黄巢带兵打仗多年，可以领导内行。因为谁当什么官都是黄巢说了算，吏部尚书的位置，也算是由他兼了。黄巢很快就发现，因为掌握人事大权，来烧香拜佛的人固然多，来吵吵闹闹的也不少。张三整天说自己行，李四不行；李四又说张三行个屁，还是王五行；这个推荐王二麻子，那个告赵叫驴子，没个宁日。那帮百无一用的读书人早就说要恢复人才选拔机制，为新政府出一分力，可是，现在礼部都没有了，谁来主持科举？没有工部，外面有基建任务谁处理，做出豆腐渣工程谁负责？连年征战，土地大面积丢荒。本来，早就应该召集流亡百姓，重新耕作这些丢荒土地。可是，没有户部，谁会给自己找这些麻烦？改朝换代之际，大家纷纷浑水摸鱼。不要说那是劳改释放分子，专业的打砸抢人员，就算是黄巢手下的老兄老弟，也想出来大捞一笔，实现发财的愿望。社会的治安，怎一个差字了得？

理论上，黄巢只是罢免了三品以上的官员，基层官员还是继续办公的，可是，群龙无首不行，没有直接负责的上级了，谁还会老老实实在地干活？更严重的是，因为乱摊派啊、征收各种杂税啊、办学习班啊这些得罪人很多的工作，基本都是基层官员做的。因此这些人捞的好处虽然不是特别多，民愤却是最大。现在是革命时期，不革他们的命革谁的命。所以，大家趁机痛打落水狗，看到这帮人见一个杀一个。

黄巢看出苗头不对，着手准备恢复政府的正常运转。在确定各部负责人的时候，黄巢却遇到了难题。黄巢本人已经够忙，不可能兼任礼部、户部等部的负责人，而且他只会打仗，如果要他去负责教育、基建，那简直是要了他的命。他们手下的虾兵蟹将，就更加不用说了。

干部队伍建设不容易啊！黄巢一边感叹，一边发文：所有被罢免的前政府官员，无论犯下贪污受贿罪也好，犯下挪用公款罪也好，犯下投机倒把罪也好，一律既往不咎，官复原职。

消息传出去，并不见有几个前政府的官员回来备案。面对高官厚禄，旧唐官员虽然心动，但是也明白，黄巢这家伙，不可能是赢家。被赶出长安的旧势力，虽然已经受损，但并没有伤到元气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原唐政府的高干，个个都是官场老油条，饱读书诗，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经验教训。痞子打架才是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起兵造反，向来都是枪打出头鸟。历朝历代，率先造反的哪个会有好下场啊？陈胜、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，后来出尽风头的是项羽、刘邦；张角、张宝、张梁敲响了东汉的丧钟，可是三国演义刚开始，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；瓦岗寨上的翟让、李密当初多威风，可是笑到最后的却是李渊、李世民父子……这就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”。

原来，黄巢老八营的兄弟以为自己要做公务员了，对长安老百姓都很好，还把从别处抢来的财物发给大家。现在黄巢发布文件重新起用已经被罢免的前政府职员，他的老部下一看，辛辛苦苦打下江山，到坐江山的时候，却分不到一杯羹。自己杀猪，别人吃肉，还傻乐什么。现在人财两空，连忙想办法堤内损失堤外补，赶紧把散发出去的财物再弄回来。于是，连日出动，在长安大肆抢劫。

黄巢连忙召集老部下，进行“整风运动”，提倡“精神文明建设”。这样整治半点效果都没有，大家都骂骂咧咧，说黄巢这家伙真不够地道。那些看了公告，宁愿在家里吃老本，也不肯回来上班的前政府官员看到这个局面暗叫侥幸。如果自己复职，怎么能镇得住骁兵悍将，幸亏没有趟这趟浑水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

黄巢心中自知不对劲，连忙发布命令，措辞十分严厉：所有前政府职员，一律前往报到复职。谁敢违抗此令，则杀无赦，斩立决。这显然是一招昏招，逼人出来做官，证明黄巢已经差不多走到山穷水尽了。众多窝藏在长安的前官员看到这个命令，赶紧找个更隐蔽的地方躲起来了。

黄巢知道别人根本就不想跟他合作，心中大怒，下令捉拿逃匿官员，三品或以上的，全部砍头。三品以下的，一律勒令复职。结果，黄巢刚举起屠刀，一天内，“华轩绣毂皆销散，甲第朱门无一半”、“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”。什么四大巨头、六大世家，都吓得屁滚尿流。

众多基层官员听说勒令复职，大叫稀罕。过去只听说过勒令离职，没想到现在却有个勒令复职，真的是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不过被别人逼着去做的绝对不是好事，就算被逼着做官也如此。公仆们个个愁眉苦脸，被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
黄巢在长安的几个月里，溃退到西川的大唐帝国招兵买马，积极寻找外援，很快就养成气候，重新杀回长安。黄巢已经完全失去群众基础，经过一番激战之后，无奈退出长安。

黄巢的噩梦开始了，这不但是源于军事的失败，更源于思想的混乱。众多将领在长安花花世界住过，升官发财的梦做过，不但没有成功，人心也散了，再也无法收拾起来。大多数将领在打仗之余争权夺利，钩心斗角，少数将领见跟着这个家伙没前途，就不想跟黄巢混了。

最先跳槽的将领叫朱温，此人早在黄巢曹州造反时期就跟随黄巢，是黄巢老八营的兄弟之一。朱温不但资格老，而且军功卓著，长期在黄巢集团担任重要职务，叛逃前是东南面行营先锋使。朱温投奔到政府军，也立即受到重用，大唐皇帝亲自给他改名为朱全忠，希望他从此忠于皇帝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把三个忠于牢记心中。虽都说“大丈夫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”，但是在残唐，改名或者连姓带名一起改却蔚然成风，经常是投靠一个新老板就改一个名字来表忠心。反正找工作的时候也不需要履历表中写上那一串曾用名、别名，改改名字就可以把自己的历史问题撇清，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大家都乐而为之。至于是否这样做就不像大丈夫了，暂时不考虑。古人这样做简单了，但是给他们做档案，写传记的人就麻烦了。一会儿这个名字，一会儿那个名字，不知道用哪个好。为了简单起见，我在随后的文字里还是用原名称呼“朱温”，而不是朱全忠，对其他人也照此例。

朱温的叛变，以及他在敌对阵营受到重用，对黄巢的打击不言而喻。随后，黄巢手下的重要将领，接二连三向大唐投降。虽然后来他一度攻下蔡州，招降了蔡州节度使秦宗权，但大家都知道，这只是回光返照。他攻陷蔡州之后，攻陈州不遂。重要将领带着兵马，纷纷投奔政府军。

黄巢带着大军东奔西窜，兵马越打越少，心情越来越差，脾气也越来越暴戾。由于连年战乱，天灾人祸，造成百姓饥荒，军粮筹集异常困难。黄巢派军士上街抓到行人就捆绑回来，一刀剁了，磨成肉酱，拿来充饥，吃剩的就晒干做干粮带在身边。

黄巢倒施逆行，加速了他的溃败。他被各路政府军追着打，逃到泰山狼虎谷，在那里被人杀掉。他死于何人之手，到现在还有争论。

至此，一代枭雄黄巢就这样结束了他大喜大悲的一生。他的帝皇大业功败垂成。黄巢和明朝的李自成，都一度占据京城，前者逃跑皇帝，后者逼死皇帝，是历史上两个非常逼近成功的造反者。

黄巢被杀后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造反大军还在活动。从唐军投降过来的前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接了黄巢的衣钵，成为反政府集团总头目。秦宗权比黄巢更不成气候，但是暴戾比起黄巢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带领部队，不像黄巢一样没饭吃才不得已吃人肉，而是从来不带

粮草，没饭吃就宰人，把人唤做“两脚羊”<sup>①</sup>，杀了之后用车子载着盐和人的尸体，饿了就割肉烹食。秦宗权折腾了几年，也被剿灭了。

造反大军从中原杀到南方，又从南方杀回中原，在神州大地上兜了几个来回。各地的官民或想自保，或想浑水摸鱼，组织了无数官兵、民兵，或者攻城略地，或者据险而守，或者四处流窜。这些地方军，基本上都是自己招兵，自筹粮饷，最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，拥兵自重，再也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。

因此，大浪淘沙，经过几轮冲刷之后，黄巢等出头鸟被别人打下来，造反派的第二代领导人秦宗权也被淘汰出局了，天下大乱并没有因此平息。新一轮的大乱正在酝酿中，现在还不知道谁会得到天下，但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，无论鹿死谁手，大唐帝国这个鹿已经是死定的了。即将到来的朝代，再也不称作唐朝，而是不能名状的“五代”。

在这些年的大乱中，群雄逐鹿中原，涌现出大量乱世英雄，著名的有朱温、李克用、王建、杨行密、李茂贞、王审知、钱璆、马殷等，此外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草头王不计其数。对中央政府来说，这些乱世英雄都已经割据一方，尾大不掉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黄巢造反之前，几乎所有这些风流人物都曾是严打对象。

朱温的事迹就不要说了，原来是正儿八经的反革命，自从他投奔过来开始，日益位高权重，剿灭秦宗权之后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把持大唐帝国，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，就算大唐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，生怕惹他不高兴。他势力最大，拥有中原半边天，以洛阳为老巢。

李克用本来是沙陀族首领，祖上多年前就替大唐帝国守土拓边，因为不服从调度，结果和政府翻了脸，一度被政府通缉。后来黄巢攻陷长安，政府见到各方势力拥兵自重，没法指挥，就取消了对李克用的通缉令，并请他来做外援。击败黄巢之战，李克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黄巢逃窜过程中，他和朱温一起追击，晚上饭局的时候对朱温说了些不太友好的话，险被朱温暗杀，侥幸逃出一命后和朱温结下了死仇。他的气势一度盖过朱温，但不能审时度势，相时而动，在和朱温的争斗中落了下风，后以晋阳为老巢。

李茂贞也是在镇压黄巢暴动中崛起的，他从小兵做到一路诸侯，为了跟朱温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格，曾经大打出手，结果兵败之后一蹶不振。在北方的群雄中，他的实力在朱温、李克用之后，位居第三，盘踞凤翔，割据陇右。他跟朱温曾经大打出手，跟李克用也有过节。

杨行密，庐州合肥人。此人曾经是汪洋大盗，在“严打”中被捕获后参加政府军。杨行密在和秦宗权的作战中逐步壮大，牢牢控制扬州，并以平叛的名义打击附近不听从他命令的势力，成为淮南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争权夺利过程中，因为收容反朱温分子，和朱温结了不



少怨，甚至一度兵戎相见。

占据西蜀的王建和杨行密一样，年轻时候也是个不良少年，以屠牛、盗驴、贩私盐为生，后来参军，混得风生水起。黄巢占领长安，皇帝逃到成都期间，王建趁机做大。

王审知占据福建，马殷占据湖南，钱璆占据浙江，刘岩占据广东。这些割据一方的势力都是在黄巢造反初期拉起兵马，浑水摸鱼趁机壮大起来的。不过因为和中原路途遥远，他们只能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没法到中原来展示风采。

这几个英雄，表面上还说都是在大唐帝国下干活，实际上不但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大分裂已经形成，并且已经在局部大打出手。天下已乱，新一轮的拳王争霸赛即将开始。这场比赛，绝对不是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，而是成功了就吃香喝辣，失败了就性命难保，被人挫骨扬灰。若想中途弃权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

中国历史上有多次长期的分裂，每次分裂，既相同又不同。如果把历史看做一出大戏，参加的演员可以分为三类：主角、配角、跑龙套演员。最出风头的就是主角，从战国七国君主，三国时曹操、孙权、刘备，南北朝各个皇帝，到现在朱温、李克用等各路英雄，表现都是一样的：一面承担高风险，一面享受高回报。最惨的是跑龙套的演员，就是底层民众。一面被兵抢被贼抢，一面被兵杀被贼杀，还被逼去当兵做贼。在感叹“宁做太平犬，莫为乱世人”的同时，努力使自己能活下去，别无他求。

在各个乱世中，表现大相径庭的是历史大戏中的配角：各个君王手下的文臣武将。

春秋战国是文臣武将的春天。那时候的武将都很自由，想给这个君王干就给这个君王干，不想跟他干就拉倒。像著名的将领廉颇、吴起、乐毅等，都到不同国家做过将军，没人说他们是卖国贼。

谋士就更不要说了，那时候虽然已经人心不古，但是咨询业刚刚兴起，就像互联网刚刚兴起一样，随便折腾一下都可以赚钱。

如东周西周交恶，西周在东周的上游，东周百姓要种水稻，西周不放水，东周王很是发愁。苏秦<sup>①</sup>当时已经名满天下，还想赚这一点咨询费，就去对东周王说，我去让西周放水怎么样。东周王说，你若能让西周放水，我重重有赏。苏秦拿了东周的钱，到了西周，对西周王说，啊呀，大王真是打错算盘了，你不放水给东周，不仅饿不死东周百姓，反而指给他们一条致富之路。现在东周百姓都不种水稻，改种麦子，您若真想坑害他们，不如突然放水下去，淹死他们的麦子，等东周百姓改种水稻了，你再给他们停水。这样，东周百姓不听命于大王都不行。西周王一听，这主意妙啊，重重地奖赏苏秦。而事实上呢？东周根本没有种麦子，但苏秦到西周前就安排好了东周种麦子的谣言。西周密探把情报上报给国君，国君一

听，大喜，连忙让放水。等西周国君知道真相后，东周的水稻已经长好了，而苏秦也走远了。这家伙出了这么损的主意，拿到两边的咨询费后，代代平安，根本上不用考虑什么职业道德，或者这样做是否会把自己的招牌弄砸。①

其他一般的谋士就更不用说了，基本上都是到各国到处逛，首先拍脑袋决策，再拍胸脯保证，拿到钱后，就拍屁股走人。

三国并立，是继战国以来第二次长时间、大范围的动荡。这一次，谋士武将还是出尽风头，但是和战国不同，武将谋士这些配角和哪些主角搭配变得相对稳定多了。关羽、张飞、周瑜、许褚……谁属于曹操阵营的，谁属于孙权阵营的，谁属于刘备阵营的，分得一清二楚。这时候已经需要讲职业道德，配角如果在不同的主角间客串，不但被人看不起，甚至会失性命。因此，三国之间人才流动极少。像苏秦、张仪这样在不同国家之间长袖善舞、左右逢源的人物，已经成为千古绝唱。

三国之后，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，又迎来了南北对垒。这次，配角的春天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北方来的蛮族仗着自己一身力气，作战全然不讲究套路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根本不将作为手下败将的汉人看在眼里。众多谋士武将第一次感觉到无用武之地。因为很难跟蛮族混，大家纷纷南逃，引发所谓的“衣冠南渡”。

显而易见，战国以降，到三国、到南北朝，这些历史舞台中的配角基本上一蟹不如一蟹。战国时的配角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，独占风骚。三国时的配国虽然有职业规范约束，还是出了不少风头。南北朝时的配角已经变得无足轻重，但至少还会择木而栖，择主而事。

到了残唐五代，众多配角跟着主角只能是听天由命、顺其自然了，干得下去就干，干不下去就走。陈寿写三国志，分为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，各国的文臣武将，传记就放在各国的书中。传至五代，这一招完全行不通了。像朱温手下的得力干将，都是从黄巢的造反大军来的。他们现在虽然暂时跟朱温，看朱温不行就走，从来没人认为自己生是朱温的人，死是朱温的鬼。李克用、杨行密、王建等人的手下也莫不如此。欧阳修作《新五代史》，分了《梁臣传》、《唐臣传》、《晋臣传》、《汉臣传》、《周臣传》等几部分，还有大部分人物没法分类，只能来一个《杂传》。

五代所有的文臣武将，就像今天绝大多数的打工仔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一个国家的灭亡就像一间公司倒闭，坦然面对，极少伤感，到灭掉自己国家的敌国去，照样是做文臣武将。不就是换一个老板吗，到哪里打工不是打工？所以，即将到来的五代可以称之为“打工年代”。

## 二、从小兵做起

自黄巢之乱以来，大唐帝国境内狼烟四起，烽火连天。即使极北之地幽州，也概莫能免。幽州，接近蛮夷之地，作为中华的边缘，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自安史之乱以来，在这里设置了卢龙军，派重兵把守。幽州向北，居住的就非我族类，乃蛮人契丹部落。几乎每年契丹人都会骑马南下幽州烧杀掳掠，来去如风，极难抵挡。

中原战乱不休，幽州也屡易其主。公元 894 年，原卢龙节度使被李克用驱逐出境，幽燕大地迎来了新主人刘仁恭。刘仁恭一到每年秋天，趁天干物燥，见到草地就烧。他不但在幽州境内放火，还屡屡跑去契丹境内纵火。契丹人饥马乏，各种野蛮攻击大为收敛。

遏止了敌国外患之后，刘仁恭以幽州作为根据地，打起了附近各镇的主意。沧州离幽州最近，驻守沧州的义昌军节度使是个很不中用的东西，刘仁恭的儿子刘守文率领大军偷袭沧州，轻易得手。

草头将军刘仁恭拥有两个军镇之后，就加收赋税，搜刮民财。他推出两项前人未见，闻所未闻的“新政”。第一项是茶叶专卖。幽州不产茶叶，因此民间所需的茶叶都是从南方运来的。刘仁恭对外来茶叶禁运，然后派人到山上摘一些树叶回来充当茶叶，卖给老百姓。第二项新政更是匪夷所思：他用黏土烧制了一批泥钱，然后声称要铸造新钱，把治下幽、沧两州的铜钱全部收集起来。其间流通需要钱，就用他那些泥钱代替。

推行这两项“新政”的难度可想而知。“茶叶”专卖还好说，刘仁恭仗着手下几万兵马，不让外地商人进入幽、沧两地。他治下的老百姓要饮茶，只有向他买树叶回去泡。币制改革就更难推行了，用真金白银从他那里换回一堆泥巴，谁愿意啊？因此，刘仁恭推行“新政”遇到的阻力很大。但是，他可不管老百姓乐意不乐意，令手下士卒闯进民宅，把老百姓的铜钱搜出来，强行换成泥钱。

刘仁恭的“新政”在和沧州同属义昌军的瀛州景城推行得相对顺利。刘仁恭本来就是从瀛州景城开始发迹的，当年他在卢龙军做将校，立了些微功之后以一介武夫任景城县令，在那里外行领导内行。后来幽州发生兵变，沧州、瀛州被他人夺得，前不久刘仁恭才夺回来。昔日上司成为了幽、沧两地之主，尽管连出苛政，景城的老百姓知道没法反抗，只得顺从。

野心勃勃的刘仁恭把幽、沧两地的老百姓榨干了，稍作休整之后，进攻附近的魏州。驻守魏州的天雄军节度使罗绍威不敌刘仁恭，连忙向朱温求助。朱温派出大将把幽州军打败，一连攻下了瀛州、莫州等原来刘仁恭已经占据的地盘。

却说瀛州景城城郊有个冯姓聚居的村庄，在当地是个大族。族人大多数在村里修理地球，

但是也不乏出外经商、甚至做官的。只不过这个家族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不少，但务农没见哪个务出个万元户，经商没见谁经出个著名企业家，当官更没人当上科级以上干部，缺乏出类拔萃的人物。

这个村庄的里长叫冯良建，是个憨厚之人。里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，这头衔在老百姓眼里是个官，按照中国的编制，其实并不是国家干部，不但没有福利，老了不能办退休，甚至没有正式工资。村长的基本工作就是配合上级征兵、向老乡们催缴公粮、军粮、干部粮、民办教师附加粮等。不过正因为这官是没人想做的，才轮到冯良建做，推也推不掉。

冯良建有两个儿子，都已经成家立室。大儿子已经另立门户了，现在和他住在一起的是小儿子冯道。冯良建在基层工作大半辈子，油水捞得不多，气受了不少，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再像自己一样劳碌奔波，就给儿子起了一个“道”作为名字。这个“道”，也就是黄老之道。

当年，图书馆长李耳先生博览群书，大悟大彻之后写下了《道德经》，阐述了“清静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”的观点。东汉末年，张道陵以李耳先生的《道德经》作为理论基础创造了道教。到有唐一朝，道教的地位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无论在民间，还是在高层，道教对佛教都有压倒性优势。经典道士虽然不多，著名的高级票友却一拉就是一大把，如李白、王维，甚至唐玄宗、杨贵妃等，都是道教的忠实信徒。道教是修今生的，佛教是修来世的。当时以修行苦练著称的道教分支全真教还没有成立，做道士可以锦衣玉食，享受人生，死后在天上还有一席之地。信奉佛教则这辈子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虽然据说只是这辈子辛苦一点，下辈子就可以好好享福了。但是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，谁希望自己的美好生活来得过晚呢？道教的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，在大家的眼里，就是根本不用努力，却什么都能得到，何乐而不为呢。冯良建给儿子起了个道字，倒不是希望儿子长大之后做个职业道士，而是希望儿子像个得道之士一样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而不是像自己那样卷入各种是非整天劳碌，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
冯良建只是一介村夫，活得很清苦，但粗通文墨，在乡下也算不多见。按照现在无良文人的说法，冯道生于耕读世家。当时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名字，即使风云人物如刘仁恭、李克用也如此。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文盲，一般都有两个或者三个甚至更多的名字，第一个名字叫做名，第二个名字叫做字，第三个名字叫做号。因此，冯道上学之后，教书先生根据《道德经》最前面的一句：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”，给他起了第二个名字：可道。道德经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道这玩意儿是十分抽象的东西，如果这玩意儿能说得清道得明，就不是道了。没想到，冯道的第二个名字，成为他真实的写照：有些人觉得他待人宽厚，办事勤勉，说他厚道；有些人觉得他真的领悟人生真谛，说他已经得道；有些人说他又臭又硬，

嫌他霸道；有些人觉得他阴险，恨不得叫他阴道。正如道德经中第一句说的那样，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冯道如果说清楚，就不是真正的冯道了。此乃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冯道聪颖好学，又喜欢读书，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，在村人看来，下笔如有神。如果放在往时，这孩子将有出息，农转非甚至混个一官半职是绝对不成问题的，只不过他出生的时候，离走私商人兼前落榜生黄巢造反只有两年。他读书的时候，大唐帝国已经摇摇欲坠。平时知识分子自称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但是到了乱世，发现风头火盛屠赌辈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读书人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一张嘴除了说空话就是吃饭，什么事情也干不了。而且一开始打仗，政府就停止科举了，读书读得再好也没用。相反，有些平时偷鸡摸狗的混混，仗着自己平时打架经验丰富，从军后很快就立了功，提了干，反而能光宗耀祖。

乱世，如果大家还按照盛世的规矩做人，就算不死也脱层皮，所以乱世就有乱世的规矩。战争一开始，大家就总结了规律：男孩长大之后，最好就是去从军打天下；女孩长大之后，最好就是嫁个雄赳赳的武夫。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时候，都郑重宣布：在我家，女孩如果想嫁白面书生的，我打断她两条腿；男孩如果学文，我打断他三条腿。

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，带来价值观的不同。说这小孩很能读书，在盛世是夸奖人的话，乱世是损人的话。说这小孩很能打架，在盛世是损人的话，在乱世是夸奖人的话。所以说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，永恒不变的是变化。

不过冯道不管这些，每天一大早，就捧出书读起来：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忙得不亦乐乎。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，厚厚的积雪将门户都封堵住，在春天沙尘肆虐，风沙漫天，他还如此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也要帮忙上山打柴、下田耕作。农家的生活，当然劳苦，但冯道无论多累，回到家中都要开书一卷，进行诵读。黄巢之乱之后，科举基本上就停止了。村人像看怪物一样看冯道，口头却跟他的父亲客气：“冯里长啊，你这孩子真好学。我看他今后定金榜题名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冯良建设好声气地说：“屁，现在科举都没有了，哪来的金榜题名？”不过看到读书是儿子的唯一爱好，他倒也没有横加干涉。

冯道十分孝顺，娶亲之后，还和父亲生活在一起。冯家生活虽然清苦，但在乱世中享受天伦之乐也不容易，不复他求。

这种平静的生活，在刘仁恭率领卢龙军占领景城之后被彻底打破了。刘仁恭说要把百姓手中的铜钱收集起来用于铸造新钱，他是节度使，只管下命令就行，具体的事情是由下面的人做的。最终的执行者，当然落实到冯良建这一层。

冯良建虽然也不想做这得罪人的工作，但是命令下来，怎敢拒绝。他只得挨家挨户动员村人赶紧把手中的铜钱上缴去铸造新钱，谁敢匿藏，必受责罚。村人上缴铜钱之后，衙役再

挨家搜索，谁还私藏铜钱，则把这人暴打一顿，搜出来的铜钱全部没收。带衙役去搜家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，还是冯良建去做。铜钱收集上来后，返回回来的却是泥钱，村人当然对他怨声载道。

难受的事情还在后头，刘仁恭攻下了瀛州，却守不住，被朱温一攻击，就夹着尾巴逃跑了。朱温占据瀛州之后，当然废除了刘仁恭使用的泥钱。乡亲多年的积储，现在全部化为乌有。这样一来，乡亲对冯良建就不只是抱怨，简直就是恨之入骨。

其实冯良建和刘仁恭也说不上有什么瓜葛，但是在村民的眼中，是你替刘仁恭收钱的，你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狗腿子。现在刘仁恭已经倒了，不痛打落水狗，更待何时？大家齐齐上门向冯良建问罪，要冯良建把钱还给他们。

冯良建对乡亲又拱手又鞠躬，赔礼道歉：“实在对不起各位乡亲父老，但这事都是那个挨千刀的刘仁恭做出来的，我只是帮他跑跑腿。”

冯道在一旁替老父辩解：“我父亲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得不如此。就算我父亲不做这事，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做这事，各位乡亲的钱财还是不保的。”

乡亲却不肯谅解，不但羞辱了冯良建父子一番，甚至对冯良建动手动脚。冯道急了，说：“我父亲替刘仁恭收各位的铜钱实在是逼不得已，你们这些人只能欺软怕硬，找我父亲算账，敢到幽州找刘仁恭在他面前吭半声吗？”

乡亲们本来已经恼火，见冯道抬出刘仁恭来，无不气愤，扬起拳头，把他们父子暴打一通。冯道的媳妇诸氏在一边劝阻，怎么制止得住他们？结果，冯良建、冯道被胖揍一场，两人都鼻青面肿，伤痕累累。冯家的锅、碗、盘、桶、水缸等物品也被乡亲砸了个稀巴烂。

等乡亲离开之后，父子相视而泣。冯良建说：“儿，阿父处事不当，连累了你。”冯道说：“阿父被逼行事，并无过错。错就错在阿父只是一个里长，若阿父像刘仁恭这样是个重兵在握的节度使，就无人敢欺负我父子了。”这话有点不堪，冯良建却不得不同意儿子的高论。

冯道突然仰天长啸，说：“我要做大官，我要出人头地。”冯良建吃惊地看着儿子，说：“你发疯了？大官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吗？”冯道坚定地说：“我苦读经史，就是为了扬眉吐气，飞黄腾达。现在我要离开景城，到外面闯出一片天地来，让阿父和我不再受欺侮。”

冯良建见到儿子态度坚决，没法劝阻，就让他去沧州找刘守文。刘守光在景城做县令的时候，刘守文负责征收赋税，冯良建曾经和他打过交道，因此，让儿子去投靠他。

冯道收拾好行李后，冯良建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说：“我们家里的铜钱已经被刘仁恭这个杀千刀的更换成了泥钱，这些钱已经作废，你没有盘缠，怎么去沧州？”

冯道思索一下，说：“家里的铜锅已经被村人砸烂，我只要拿两三块碎片换上几十个铜

钱，就可以去沧州了。拿些泥钱，在沧州境内还可以使用。只是劳累阿父，重新铸铜锅的时候只能铸小一点了。”

就这样，冯道拿着铜锅碎片换到的一百个铜钱，抱着“如果不混到一官半职出人头地”就誓不回乡的初衷，告别老父弱妻，累累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奔亡之人，逃离景城，来到沧州。

到了节度使府，冯道送上冯良建写给刘守文的一封信。然而，他却见不到刘守文，接待他的官员叫孙鹤，据说是刘守文的中门使，也就是俗称的军师。

孙鹤接见冯道，首先问他为什么想出来投军。冯道把父亲替刘家父子效劳，受乡人之辱的事一一道来，说：“节度使相公是家父的故人，获知他镇守沧州，冯道特来效命，期望能谋一官半职，将来博个封妻荫子。”

孙鹤不理睬冯道父子因为刘仁恭受辱，说：“能不能谋个一官半职，封妻荫子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你有什么技能？”冯道过去在家耕田，最精通的当然是修理地球，除此之外就是读书。他知道前面一项技能现在实在不适宜说出来，就说：“我熟读诗书，精通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。”

孙鹤对冯道那些技能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说：“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在军中并无用处，你可曾读过兵书？”兵书在寻常百姓中比较少见，冯家并没有收藏，因此冯道不曾读过。他知道如果自己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，孙鹤对他态度会更加冷淡，就说：“《左传》、《史籍》、《汉书》等典籍冯道都一读再读，史上大小数百战，基本知晓。”

孙鹤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问你一问。孟明视率领秦军偷袭郑国，缘何失败？”

孙鹤所问的是战国故事，史上著名的崤之战。在这一役中，秦国派孟明视带兵去偷袭郑国。经过东周的国都，秦国这些兵很不讲礼貌，坐在兵车上不懂得下来向周王室致敬。有个叫王孙满的周宗室弟子，自小聪颖，当时只有十岁，说：“劳师袭远，千里迢迢去攻打郑国，怎么可能做到不被人发现呢？秦军必败无疑。”

众所周知的是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快到郑国国都的时候，遇上了著名的国际倒爷、郑国企业家弦高先生。弦高一边装扮成郑国派出的使者吓唬秦军，一边派人去给郑国通风报信。孟明视等人以为郑国早有准备，只得撤军。孟明视率军回师，在经过崤山的时候，遭遇晋国的伏击，全军覆灭。

冯道熟知这段史料，回答孙鹤的问题并不觉得困难，说：“秦军劳师袭远，更兼骄兵必败，注定不能成功。”

孙鹤对冯道的回答不置可否，又问：“汉将李广是良将吗？”冯道对李广的事迹也十分

熟悉，回答说：“李广可称良将。”说完之后，觉得自己回答得不全面，又补充，“只是他心胸狭隘，命运乖张，最终郁郁而死。”

孙鹤笑着说：“书生之见，迂腐之谈。你素不习兵，从军多有不便。”冯道当然不敢狂妄地说诸葛亮出山的时候也没有带过兵啊，为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呢？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孙鹤，说：“我现在有家难归，请军师留下我来”。孙鹤想了想，又说：“现在沧州军中缺一个书吏，如果你愿意，就来干吧。”

在混个人模狗样之前，冯道是绝对不想回瀛州景城的。没办法，他只得做个书吏，日常工作就是抄抄士卒的花名册，替不识字的士卒读信写信，理想中的一官半职却泡汤了。

原来被刘仁恭父子攻击的天雄节度使罗绍威，在魏州有一支极为精锐的队伍魏州牙军，本来战斗力极强。大唐末年，和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末年一样，乱世英雄起八方，有枪便是草头王。这是一个当官的最容易混，当兵的最难熬的时代。只要手中有十来个兵七八支枪，就可以走到哪里都吃香的喝辣的。如果带着千百人马，则混个一官半职，光宗耀祖，不在话下。但是，在魏州，却是当兵容易，当官难。

这种情况的形成，得从魏州牙军的建立说起。安史之乱之后，当时表面上大唐已经中兴，实际上各地方实力派并不把中央放在眼里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当官的不把上司看在眼里，当兵的干脆信奉“两有”理论：有枪就是草头王，有奶就是娘。

当时盘踞魏州的节度使叫田承嗣，出身军人世家。后来，他跟安禄山扛枪造反。安禄山死后，跟他的儿子安庆绪干。安庆绪死后，跟史思明干。史思明死后，跟他的儿子史朝义干。后来，史朝义也撑不住了，田承嗣就把史朝义一家关押起来，带着兵马投降政府，换来了一顶天雄节度使的官帽子。

由于经历复杂，田承嗣深深感到，现在的士卒只是把当兵当做职业而不是事业，为了几文钱工资，随时可以换老板。出来打天下，没有自己的子弟兵是绝对不行的。于是，田承嗣花了很大的血本，打造了魏州牙军。因为田承嗣决心做魏州的土皇帝，所以这个魏州牙军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魏州。既然大家户口都在魏州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就不会到其他地方跟别的老板混了。

田承嗣的魏州牙军打造得十分成功，成员个个都是个子高、武功高、收入高的“三高”人士，有很好的自身条件和为老板搏杀的原动力。田承嗣和政府原本就是各怀鬼胎、互相利用的。后来，他和政府讨价还价甚至真刀真枪干起来，魏州牙军相当于项羽的八千子弟兵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田承嗣凭借这一群精兵强将，中央政府也奈何不了他，结果成为了大唐藩镇割据的开山鼻祖。



不过田承嗣种下的龙种，很快就变成跳蚤。魏州牙军经过几代繁殖，同事之间有了战友圈子、朋友圈子、亲友圈子，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。只要肯拐弯抹角，几千人之中的任何两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关系。因为他们比其他部队高人一等，又自认为节度使也靠他们吃饭，就谁也不放在眼里，先后和多任节度使发生冲突。发展到后来，他们看到不顺眼的节度使，干脆就拉出来一刀剝掉，然后再立一个节度使。近年来，先后死于兵变的节度使有六七个之多。当时参军的，都以成为魏州牙军一员为荣。但是，谁想到，这支荣誉部队的司令是那么难当。前段时间罗绍威兵败，多半也是因为这些牙军出工不出力。

罗绍威恳请朱温帮助他除掉魏州牙军，在两人的精心安排之下，魏州牙军连同妇女、婴儿都被杀戮得干干净净。消息传出来，天雄军各部震惊恐惧。大家私下都说罗绍威不但少威，还缺德。一时间，魏州兵变不断。好在朱温的大军在，平息了各种变乱。

局面得到控制后，朱温赖在魏州不肯走了。为了招待朱温，罗绍威几乎倾家荡产。罗绍威对此悔恨不已，私下对自己的亲信说：“聚集六州四十三县的铁，也铸不成像诛杀牙军这样的大错。”罗绍威这一愚蠢的举动，为历史的贡献就是编造出了“铸成大错”这一成语。幽州的刘仁恭父子，则在日夜戒备。他们知道，现在朱温养精蓄锐，是在准备打大仗。

朱温看见罗绍威的猪牛羊吃光了，仓库里的钱粮没了，罗绍威本人对自己也像孙子那样服服帖帖了。自己手下的兵马精也养了，锐也蓄了，就准备攻击沧州。三军未发，粮草先行。自废武功的罗绍威很自觉地做朱温的军需官，为朱温筹备这次进攻，在魏州蹿上蹿下，到处要人要粮。

看到朱温准备出击，义昌节度使刘守文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在朱温出发之前，他已经发布了紧急动员令，号召大家行动起来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万众一心，保卫沧州，并且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秋季征兵工作：各村各乡的青壮人员，必须全部参军，违者军法从处。

朱温说来就来，他率领数十万大军，从汴州浩浩荡荡出发，进入沧州境内。刘守文属下各城守将兵少的闻风而逃，兵多的退守自保，投降朱温者甚众。

朱温率领大军抵达沧州城下，照例进行统战，派人向刘守文传话：如果刘将军肯弃暗投明，则行政级别保留，其他待遇一切不变。否则，大军过后，玉石俱焚。刘守文从小就跟着他爹刘仁恭一起混，当然不会被朱温这番话说动而跳槽。两人经过“先礼”，接着就进行“后兵”了。

朱温数十万大军，把沧州围得水泄不通，飞鸟难过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刘守文虽然不敢出来应战，也不甘心束手就擒，命令几万大军在城头严阵以待，另外还有上万机动队伍在城中巡逻，准备应急。城中的妇女、老人、孩子等非军事人员也没有闲着，全部被勒令参与后勤